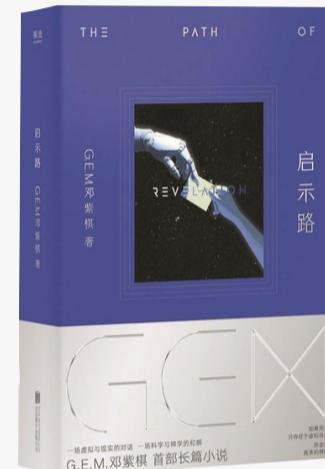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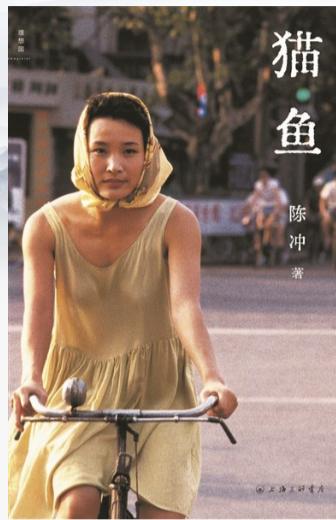


明星出书救得了出版业吗？



在近两年的明星、艺人新书里，笔者想重点聊三本书：邓紫棋的《启示路》、陈冲的《猫鱼》和小佳的《蜉蝣直上》。

《启示路》的上架标签是科幻，但读罢更像是幻想言情。作

相比之下，陈冲在《猫鱼》中展现的写作技巧更加成熟。“一个女孩走在野地里，泥土和斑驳的草地都在暗区，是不同层次的褐色、棕色、绿色，黄昏最后的日光勾勒出她的侧影，浅色的长裙在光里隐约透出一点腿的形状。”这是《猫鱼》里的句子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陈冲对事物的感受、描写能力，对于氛围感的营造，比大部分专业作家都要出色。

《猫鱼》是她对自我的演艺生涯、家庭成员和成长年代的追忆。从一个上海医学家庭在时局风雨中的颠簸，到一个天才演员远渡重洋，再到那些如花瓣般洒落在岁月里的分离与死亡，陈冲用绵丽而潮

2025年图书市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。一方面，是老生常谈的书业遇冷。据北京开卷数据显示：2025年图书零售市场持续萎靡。出版和书店从业者普遍表示，这是他们近年来经历的销售情况最不理想的一年。另一方面，今年又是明星纷纷出书的一年。从邓紫棋的科幻小说《启示路》、曾轶可的《TAYOUZI1银壳下载》，到郭德纲的首部长篇小说《相声演义》、脱口秀演员小佳的首部散文集《蜉蝣直上》，振兴图书市场的任务，仿佛交到了明星手上。

明星出书为何变得频繁

这并非今年才涌现出的现象。2024年，演员陈冲出版自传性散文集《猫鱼》，至今在“豆瓣读书”上有近12000人评价，保持了8.5分的高分。这本书也入围了豆瓣2024年度图书等多份榜单，成为该年国内非虚构作品里备受瞩目的一个。

除此之外，明星经纪人杨天真的《通透》、脱口秀演员刘旸的《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特好笑吗？》、孟川的《星官出征》、蒲熠星的《有人自林中坠落》等书，都可见近三年来，明星出书已经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。

究其原因，在这个“跨界”已成常态的环境下，对明星来说，写书也是一种跨界的选择，是一种玩票，也是与粉丝互动的方式。对明星来说，出书的经济回报不是他们的第一考量，更像是他们选择多种表达的载体。譬如歌手邓紫棋在谈及为何创作科幻小说时，就说到这源于她制作的专辑《启示录》，但有太多的话是专辑无法承载的，她就把这么多年来的思考写进了小说。

另一种形式，来自于出版社

编辑对明星、艺人的约稿。刘旸的书稿源自苏本的邀约。苏本是一位出色的编辑，她策划编辑了《惜别》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《远东冰原上的猫头鹰》等佳作。2022年，刘旸在播客“无聊斋FM”中提到他曾写过一本单口喜剧教材，苏本所在的编辑团队就主动联系上他，鼓励他出一本科普单口喜剧、雅俗共赏的书。只可惜，书还没出来，苏本就因病去世了。刘旸在回忆此事时，直言那一刻，当他得知苏本去世的消息，他感受到了喜剧的失败。也正因如此，他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完成这本书。

陈冲的《猫鱼》同样来自于邀请。这本书缘起于《繁花》作者、《上海文学》执行主编金宇澄对陈冲文字的欣赏。他看到陈冲在微博上写的一篇悼文后，当即与她取得联系，邀请她在《上海文学》写专栏。陈冲担心写不长，金宇澄让她就写自己经历的过去，先写三四千字的大纲，不必有任何顾忌，再从大纲里发现值得扩展的句子，那一个个闪光的句子，都有潜质延伸成一篇文章。

《启示路》是邓紫棋的自我疗愈

为科幻新人，邓紫棋很努力地去学习了一些物理学领域的术语，试图在书里讨论人工智能、虚拟空间、人机结合、量子力学、自由意志等话题。例如她写了一个名为乐土的虚拟空间，用户在乐土中重新定义自我，与其他虚拟人共同交互出一个自由发展的“拟人间”。主人公聂爱凡是一名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科技公司董事长，他在设计乐土时赋予了这个世界自由意志，他不去粗暴改变乐土人的选择，而是通过技术，让乐土世界诞生出许多条不同的启示路，让乐土人自己去选择、经历、承担代价。

女主角秋辰曦则像是脱胎于邓紫棋人生的一个角色。她遭遇原生家庭创伤，又因车祸而右腿截肢，但凭借韧劲和艺术嗅觉，她

成为受人尊敬的服装设计师，在上海和香港两地生活。事业上的成功看似使她走出泥潭，但身体与精神的创伤，依然令她渴望得到真正的治愈。

这本书写了很多科技名词，但它指向的仍是爱与疗愈，是自我寻找，是邓紫棋写给自己疗伤的。从科幻的角度，作者钻了很多口井，但都挖得不深，科幻概念没能延展成紧密深邃的故事，浓厚的表达欲冲垮了叙事结构本应有的理性，使得小说最终变为披着科幻皮的青春伤痛文学。邓紫棋作为小说新人，勇于挑战科幻长篇，在勇气上值得肯定。但如果因为对歌手本身的喜爱，就吹捧这部小说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准，其实质不过是护短性质的捧杀。

有的文本不逊色于大部分职业作家

湿的笔触将其勾勒明晰。

在陈冲的文字里，有电影《末代皇帝》般的质感。如果说陈冲的文字兼具了导演、女演员、写作这三重视角，是其天才般的艺术感受力在文本上的延续，那么小佳的《蜉蝣直上》是今年的“艺人新书”里，我最惊喜的一本。

小佳是福建人，通过线上讲脱口秀，他的才华被更多人看见。因大脑缺氧造成神经系统疾病，他需要面对发音不畅、走路很难走快等难题，但他幽默地把自己的处境放在段子里，化解了苦大仇深的情绪。在《蜉蝣直上》里，你能读到一个小镇青年的敏感之心，也能看见脱口秀演员如何笑着说生活中苦的事。

在这本书里，小佳诚实地剖析了自我：从缺失父爱的家庭关系，到闽南县城里的社会面貌和权力生态，再到从福建小镇到大城市闯荡的心路。从小地方往上爬的青年，会对这本书更有感触。

在后记里，小佳说：“人生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就是不断与世界交手的过程。”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、外貌、原生家庭，因此一个小小的我诞生，生来就具备被动与妥协。小佳用“蜉蝣直上”做书名，就是因为“蜉蝣直上”代表了普通人这一生中最绚烂的时刻，却满是遗憾，而这种绚烂一刹与落满遗憾，交织出你我的一生。

据北京青年报



钱塘江古海塘为何要申遗？

进入秋季，钱塘江迎来最佳观潮季。

当万千游客为钱江涌潮惊叹时，位于河口两岸的“海上长城”——钱塘江古海塘，也诉说着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共生的东方智慧。

2019年，“钱塘江海塘·潮文化景观”被列入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》，开启申遗征程。

为何要为古海塘申遗？

近日，记者采访了申遗规划单位——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喆，了解其核心价值。

钱塘江口的喇叭形地貌，造就了涌潮奇观，但杭嘉湖平原及淞沪地区地势低洼，长期面临潮灾威胁。

据浙江省钱塘江涌潮研究会会长徐有成考证，从南宋至清末的782年间，浙江沿海发生潮灾216次，平均每三四年一次。潮水所到之处，良田变泽国，家园尽毁。

抵御潮患、守护家园，成为沿岸百姓的共同使命。

“没有古海塘的防护，就没有杭州城的繁荣发展，更没有杭嘉湖至上海长三角‘鱼米之乡’的安定富足。”张喆道出了古海塘的核心价值。

回溯历史，古海塘的修筑史堪称一部人与自然的抗争史：据传，早在东汉时期，先民开始筑海塘防范江潮；五代吴越王钱镠修筑“捍海塘”，并创筑竹笼石塘，首次缓解了潮患；宋元时期，随着杭州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，海塘修筑愈发受到重视；明清时期，江南地区物阜民丰，海塘修筑更是上升为国家工程。

“粮食乃国之命脉，一旦动摇，则国基不稳。”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四次亲临海宁勘察海塘。”张喆说。

在杭州市临平区的临平古海塘博物馆，展示着宋元时期以来的六道古海塘遗迹，包括范公塘沉船遗迹、柴塘、鱼鳞石塘及竹笼石塘等，呈现先民不断演进的治水技术。

“柴塘是先民早期智慧的体现。”临平古海塘博物馆副馆长贺金彪指着馆内近百米长的柴塘遗迹介绍，“古人就地取材，将树枝、芦苇捆扎成束，分层夯实泥土，筑起抵御咸潮的第一道防线。”

现存的钱塘江古海塘主要为明清时期修筑，塘线总长317千米，除去山体后实长280千米。历代修筑都强调高标准，以持久抵御钱塘江大潮。

其中，最震撼的当属清代的鱼鳞石塘——每块条石精密凿刻榫卯，以糯米灰浆黏合，纵横交错如铠甲般环环相扣，堪称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巅峰之作。

古海塘还孕育了深厚的潮文化。

据传，先秦时期便有观潮风俗；唐代孟浩然等留下“惊涛来似雪”等咏潮诗篇；南宋时期，中秋观潮之风达到鼎盛，据《梦粱录》记载，观潮节从农历八月十一日持续至八月二十日，其中十八日最为繁盛，岸边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

除观潮外，与潮水相关的潮王庙、海神庙等相继出现，形成了潮水与人文结合的文化景观。勇立潮头更是成为钱塘江两岸民众的精神传统。

如今，这条见证中国人治水智慧的“海上长城”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作为跨地域的线性文化遗产，申遗团队正围绕其价值，系统梳理支撑遗产价值的海塘遗存，以及因观潮、祭潮衍生出的祭祀、表演、民俗、文学、艺术等文化传统，全力构建完整的遗产要素体系。

“让公众认识钱塘江古海塘的价值是申遗的关键之一。”张喆表示，将持续推进公众教育，讲好古海塘守护家园、孕育文明的故事，推动其早日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行列。

“申遗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和传承。”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卢远征最后这样说。

据中新网